

大风丛书

*Dafengcongshu*

# 与太阳干杯

袁俊宏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 与太阳干杯

袁俊宏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太阳干杯/袁俊宏 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12

(大风丛书/一坪 主编)

ISBN7-5059-4166-6

I. 与… II. 袁…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1499 号

大 风 丛 书

书 名	与太阳干杯
作 者	袁俊宏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赵小贤
印 刷	湖北省咸宁市恒丰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20 千字
印 张	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7-5059-4166-6/I·3243
定 价	12.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 序 曲

军营  
我的干粮  
军衣  
我的模样  
诗歌  
我的方言  
西北  
我的产床

与  
太  
阳  
干  
杯

2002年2月16日于兰州



### 作者简介

袁俊宏，笔名，山娃，1964年8月生，1981年10月入伍，现为兰州军区人民军队报社编辑，甘肃省作协会员。著有长篇纪实文学《戈壁凯歌》（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发行），《席卷西北》（长征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发行），散文集《天宗》（海潮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等6部。在《诗刊》、《解放军文艺》等军内外报刊发表诗、报告文学等作品千余篇（首）。



作 者 近 照

## 目 录

序曲.....	(1)
与太阳干杯.....	(1)
边关是女人的裙裾不能碰.....	(7)
只希望能把氧气吃饱.....	(11)
八一.....	(14)
米粒是兵.....	(16)
爬上山顶你就是最高峰.....	(18)
我是祖国的前哨班.....	(20)
与蛇聊天.....	(23)
冰雪诗行.....	(26)
也许是兵影响了树的人生.....	(30)
真想挠一下世界的痒痒肉.....	(33)
谢谢年这个家伙.....	(37)
北方的士兵.....	(41)
八月的南疆.....	(43)
泪水是军人轻易不肯交出的武器.....	(48)
战争的祖先是幼儿园的游戏.....	(50)
致额尔金勋爵.....	(53)
给毛泽东.....	(55)

目

录

香港, 扬帆归航 .....	(61)
恶词 .....	(66)
遗书 .....	(76)
请把我和骆驼刺编在一个军 .....	(80)
精神是一种锐利的武器 .....	(86)
纪念馆里的纺车 .....	(89)
窑洞 .....	(92)
看到小米和南瓜 .....	(95)
我们是向日葵的子孙 .....	(97)
为人民服务 .....	(100)
父亲是我的座右铭 .....	(102)
钱和权是两枚诱人的果子 .....	(104)
无主题音乐 .....	(106)
黄河筏子客 .....	(108)
战争的门槛太高 .....	(110)
永恒的女性 .....	(114)
与诗人洛夫谈心 .....	(116)
根的去向 .....	(122)
“十一”有团结一心的含义 .....	(124)
驴字怎么写 .....	(127)
军人拿起枪就不再是自己 .....	(130)
女人本身就具有男人的属性 .....	(133)
哨所纪事 .....	(136)
大河 .....	(138)



## 与太阳干杯

——为西部大开发而作

1

请柬发了很多很多  
始终没有请到一位叫雨的姑娘  
倒是风和沙这两个讨厌的家伙  
不请自到  
致使北方整个夏季的聚会  
总是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燥热  
梦想的翅膀  
因为沙尘的影响  
始终找不到航向  
云儿全跑到了南方  
挤得南方的人才市场大汗磅礴  
鸟儿们也移民走了  
去了一个更有利于它们  
发展歌唱事业的地方  
石头似乎被判了无期徒刑  
在这里默默地服着苦役

枪刺和战斗靴没有选择的余地

足下每一寸土地  
都是他们坚守的前沿阵地  
他们不一定是最后的绿色  
但绝对是最后的守望者

我们的祖奶奶月牙也实在太老了  
老的已迈不了半步  
她的眼中因为飞进了太多的风沙  
一天天开始昏花  
尽管做了一次很大的手术  
可她的妩媚仍在退化  
想到她有一天可能被沙化  
总觉得不远的将来  
自己的餐桌也会沦为风沙的天下  
想到这儿  
梦中常被沙子硌了牙

莫高的飞天梦  
因为没有绿色的翅膀  
被滞留在一个叫敦煌的地方  
被风沙那两个可恶的家伙  
一点点蚕食  
一同被吃掉的还有大中华那千年的文化

西线的哨所没有梦  
他们什么时候都大睁着眼睛  
扼守着一个不可动摇的使命  
在他们面前

任何风沙休想建立功勋

可无论峭所如何坚持  
大西北的形象  
依然在岁月中荒芜  
在传言中沙化

在很多人眼中  
西北是贫穷的兄弟  
是风沙的姐妹  
走不出秦岭的西北  
就这样被“遗忘”在了秦岭以西  
直到有一天  
北京的人发现他们的一日三餐  
被风沙偷袭后  
才有人惊呼轻敌付出的代价太大  
于是，我们的家长——中央  
便下决心要好好拉一把  
这个已丢下很远的娃

2

大开发号列车开进了大西北  
大开发的潮水涌进了大西北  
大开发的大军冲进了大西北  
南下打工的云姑娘回来了  
远嫁他乡的雨丫头回家探亲了  
世界的目光在这里云集  
钱在这儿找到了生产基地

科技在这儿寻到了如意知己  
大西北从来没有这么风光过  
也从来没有这样惊喜过  
他挺起了羸弱的腰身  
走出了封闭的窑洞  
接受太阳的治疗  
随春风一起跑步健身

大开发是一场大战役  
大西北为此进入了一级战备  
动员了一切潜伏的力量  
对荒漠 荒山 贫穷 愚昧  
来了个十面埋伏  
展开了阻击战歼灭战  
有的还打起了持久战  
最新战况  
沙进人退的战局已开始扭转  
绿色方阵开始大举反攻

荒坡荒山儿路兵马被分割包围  
曾远征过香港台湾的黄沙节节败退  
出塞曲高亢嘹亮  
爱的奉献遍地插秧  
失学儿童渴望的目光得到了灌溉  
道路一天天见长一天天见胖  
且儿孙满堂遍及四方  
火车终于申请到了青藏线观光的签证  
涩北的天然气终于走出了缺氧的高原

临危受命搓洗兰州那不蓝的天  
塔克拉玛干的天然气最豪迈  
一路欢歌直奔了上海  
陕北的煤碳再也不用害怕汽车颠  
可沿着铁道这个滑滑梯  
滑向五湖四海……

3

大西北的名声好转了  
大西北的银屏出彩了  
大西北有人青睐了  
大西北的希望不远了  
但，我觉得这一切还不够  
这四马由于掉队太远太久  
快马加鞭也不一定能赶上潮流  
能否给科学技术一个长住户口  
使西部挺起的腰杆有科技的支撑  
能否下道紧急征召的命令  
让大秦那在地下蓄势待发了千年的  
兵 马  
驾长车出阳关  
加固西线那根脆弱的神经  
创造一个听不到枪声闻不到硝烟的环境

我们那个伟大的母亲黄河  
实在太辛劳了  
尽管她已经倾其了所有  
每年仍亏待了不少于孙

能否给浩浩荡荡南下的长江，  
发个加急电报  
让他挥师北上  
协助我们的老母亲  
讨伐统治西北的风沙  
至于我  
无需召唤  
无论编到哪个连哪个排哪个班  
我都会坚持战斗在一线  
因为这场战役没有前方后方  
只要有劲儿哪儿都能使上  
朋友，你愿参加哪个集团军  
你使什么武器  
只要不是空话  
大西北欢迎任何人在这儿落户安家

我希望在明日的庆功宴上  
有你有我有他有她  
我们举着“将进酒”  
与太阳干杯  
大 醉  
醉看太阳的光辉  
醉 西 北

2002年1月1日于兰州

## 边关是女人的裙裾不能碰

1

就像

南方的人爱吃米

北方的人爱吃面

什么事坚持的久了

就成了习惯

习惯是一条没有叉的道

无论脑子里有没有行军路线

目标总会在某个地方等着你

跟他握手本来是必然的

可形式往往以偶然出现

因为有脚这个终生向导相伴

偶然看到的风景也会成为必然

风景是必然的存在

存在是树上的果子

他没有长翅膀

你不伸手

他不会自己飞到你的怀里

谁的手伸得快

他就会成为谁的必然

在兰州在部队呆久了  
我常跟人说  
边关在我的心中  
是一根找不到头的牛肉面  
这根面我已吃了二十几年  
嚼他咽他都成了习惯  
就是想换个口味  
胃也不会答应  
胃的意见不能不听  
他是真理惟一的源泉  
就像边关之坚固于军人  
那是一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这是千百年亘古不变的习惯  
绝对不像吃米或吃面  
那么简单

2

边关  
是界碑这些没有叶子的树  
组成的防风挡沙的墙  
是战斗靴  
一层层叠加起来的山  
是忠贞 无畏  
编织的一条警界线

边关



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度  
是一个最强壮的民族  
他们只有一个名字 叫  
兵  
兵们用一种叫忠诚的食物  
在此  
喂养白鸽子  
放飞白鸽子  
白鸽子像白云一样  
在蓝蓝的天上自由自在地  
飞 翔  
鸽哨在春节联欢晚会  
在乡间小道  
信天游一样  
高 唱

边关  
是工农商学兵这把五弦琴上  
很少发声的那根  
但又是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轻轻的碰撞  
也会激起黄钟大吕样的轰鸣

边关  
是女人的裙裾  
外人绝对不能碰  
因为那是用尊严缝制的  
尊严很神圣